

第十一回 梅映雪誓志尋夫 張志龍脫危認妹

詞曰：

亂雲堆裡一嬋娟，姣如蓮。莫將洛城並巫煙，一齊看。

漫道天心暗，須知惡貫難延，洞胸匕首雪仇怨。雪仇怨，一炬了兇殘。 右調《望仙門》

今不說逢玉監禁南海，且說梅英在錦石葬了許玉英，其夜與逢玉飲了更餘酒，歸寨就寢。天明起來，左右報進姑爺逃走了，梅英拍案道：「孤失檢點了！昨夜該與他同寢。怎樣回復孤姐？」低頭想了一會，忙叫四個裨將來吩咐道：「昨夜陰雲布合，山高路黑，料姑爺去此不遠，爾等可分作四路，各帶軍士，趕回姑爺。」裨將領命，各選快馬分頭來趕。趕了三四十里，並無影響，只得回來覆命。末後一個裨將從德慶州一路回來的，稟道：「啟大主，姑爺並不見消息，末將倒探得一事回來。」梅英道：「甚麼事？」裨將道：「末將到德慶州，聞得人說李公主不曾死，末將留心訪問，一路居民都如此說。」

梅英聽了也不回答，但吩咐軍士返寨。回至天馬山，梅小姐忙出寨接著，問道：「黃郎安在？」梅英道：「姐夫前夜逃去了！」梅小姐聞言，不發一語，轉身進後寨去了。梅英分散軍士畢，隨進後寨，見梅小姐坐在一張白桐幾上，手托香腮，對著菱花古鏡然流涕。耐庵子讀至此，作一篇古意道：

西鄰有佳人，獨坐攬明鏡。不自畫長眉，但見珠淚迸。問之有所思，欲語不肯竟。

梅英見此光景，一時過意不去，因上前勸慰道：「姐姐不必愁煩，小弟隨差人往各處體訪姐夫下落，務必絆他回來。」梅小姐不答。梅英又勸道：「姐夫雖然薄倖，天下甚大，英雄甚多，豈無一勝姐夫十倍者？姐夫如果不回，小弟願為姐遍選天下，必得一才貌雙絕者為姐姐作配。」梅小姐聞言勃然大怒，叱之道：「孺子何得亂道！梅映雪豈人盡夫者耶？黃郎不回，奴惟有長齋繡佛，結緣來生耳，爾何得亂言！」梅英喏喏而退。正是：

奴心不比壯心淫，夫去還當守女箴。

雲外酒爐紅杏月，千秋羞照白頭吟。

過了半月，連灘副坤聞大刀，使人來請梅英與諸葛同到彼賞梅去了。梅小姐使人尋了黃漢二人進來，問道：「爾可認得梅花村張太公麼？」黃漢道：「怎不認得！小僕同相公在張家莊住了月餘才來的。」梅小姐大喜道：「李公主既死，我料爾相公必不往嘉桂山，必到張小姐那邊去。我今欲同爾兩個到梅花村，尋爾相公，尋不著竟到程鄉住在公姑處，爾二人以為何如？」黃漢道：「只怕小姐此話不真！如果真心，怕不是古今來一個絕有志氣的女子！」梅小姐道：「那有不真？只是爾兩個男人，我一個女子，必須想個絕妙的走法，方不致人疑惑。」黃漢低頭想道：「小姐慮得極是。真個走得不好，被人識破小姐是天馬山下來的，豈不被人拿了？莫若小姐竟扮了男妝，漢二人竟呼小姐為相公，使人捉摸不著。」梅小姐大喜道：「爾想的與我正合。」遂取了千金，藏好在一隻皮箱內，捆了一副鋪蓋，帶了隨身衣服，與黃漢挑了，命黃聰將逢玉騎來的黃驃馬上了金鞍，牽至轅門伺候。自家換了一件淡黃袍，束了一條玉紋鸞帶，上蓋著大紅呢馬褂，頭戴一頂芙蓉冠，冠上遮著綠呢裡雪帽，帶上雌雄寶劍，出至前寨坐下。傳令守寨將士進來吩咐道：「奴今要到梅花村訪黃郎去，爾等須緊守寨柵，毋得疏失！大王回來，可代奴說知，叫他不要慮我。」眾將齊跪下叩頭道：「小姐兄弟只有大王一人，既要遠離，須俟大王回來一別。」梅小姐泣下道：「奴非不知，但大王回來，必不捨得奴去也。」說畢含淚上馬。眾將不敢十分相阻，送下山來。小姐回顧道：「爾等須善事大王！」眾將跪下道：「敢不如命！」說畢，揮手令回。眾將回至寨中，連夜使人到聞大王處報知梅英。梅英急忙回來，問知備細，欲差人趕回，眾將稟道：「小姐去志已決，諒趕也不回，不如隨後差人打探小姐下落，再差人候問可也。」梅英見說有理，也只得放下不題。

且說梅小姐來到南江口，渡過海，主僕三人取路望梅花村來。行了兩三日，將近馬墟，早有許多接客牙人走攏來，攔住道：「客人到我家歇去，我家的牀鋪潔淨，不比他們的齷齪！」那一個道：「相公到我家方好，我家的茶兒也香酒兒也熱，不比他家的濫惡！」紛紛的來爭馬韁，嚷個不了。梅小姐從來不曾出門獨走的，見了這個光景，不知他們怎的，正要發作，黃漢走來喝道：「投宿要人情願，怎麼這般囉哩！」說猶未了，內中一個後生喊道：「黃客人，爾回來了麼！」黃漢舉眼一看，認得這個是夏間同逢玉往大紺時，歇在馬墟的王小二。黃漢大喜道：「就生不如就熟，小二哥，再到爾店中住罷。」眾牙人見他們有老主人，遂一哄而散。王小二大喜道：「黃管家，爾老人家面孔還是一樣的，怎麼爾家相公比先反覺嫩了些？害我一時睬不來！」黃漢笑道：「我相公是清閒人，走在親戚家裡，住了許多時，自然會嫩起來，怎比得我！」小二道：「是。」遂來代黃漢挑了擔兒，一逕進店來。見店中先坐著一個秀才，身長膀闊，滿口鬚鬚，戴萬字巾，身穿千金裘，把梅小姐上下一看，但見：

鼻倚瓊瑤，眸含秋水。眉不畫而自綠，唇不抹而自紅。

杜義凝脂，尚輸一天風韻；何郎傅粉，難同兩朵桃花。更兼妝體風流，真個令人骨碎。

那秀才看見，魂不附體，忙出位向梅小姐作揖下去，梅小姐忙回禮，相遜至客座坐下，拱手同道：「仁兄高姓大名？貴幹何處？」黃漢從旁代答道：「我相公姓黃名玉山，要到惠州梅花村訪親。」那秀才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弟與仁兄恁般有緣！」黃漢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秀才道：「小弟姓錢名子乾，生平好習武，前科蒙張大宗師取入批首。去歲有個舍親，住在惠州府城外，屢次著人來請小弟到彼教他兒子武藝，因小弟是個清閒慣的人，經不起那道途的跋涉，屢辭不往，近日又著一個家人，具了百金來請，不得不去。思量邀個讀書中朋友相伴同行，但今隆冬時候，各各思量暖妻抱子，那個肯出來衝風冒雪？因此悶悶不樂，信步到此撞撞，或者遇著惠州朋友要到家去的，就便搭伴同行，也免得去時的冷淡，不意就遇著仁兄，豈不是有緣麼！」黃漢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錢相公尊府何處？」子乾道：「就在前面，去此不遠，今夜要扳仁兄主僕到舍下歇息，明日作伴同行了。」黃漢把眼來看著梅小姐，梅小姐道：「承兄雅意，既要小弟同行，兄回去作速打疊，小弟就在此候兄便了。」錢子乾那裡肯，三回五次，苦苦相邀，梅小姐總不肯去。王小二聽見，走前來相勸道：「既錢大秀有此美意，黃相公不可不去。三位不知，我錢大秀做人極好哩！家中有十餘萬家貲，極肯救濟貧人，交結豪傑，又學得一身武藝，百十人近他不礙，真是當今一個豪傑，他肯相留，黃相公當即時駕臨是。」原來梅小姐也是不怕人的，今天改了妝，暗自付道：「只要自己檢點些，料他一時看不出來，店中也是男人所在，就到他家一住，可免嫌疑。」

起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去罷。」錢秀才見梅小姐允了，不勝大喜，相拱出了店門，請梅小姐上馬。梅小姐道：「府上既不遠，就與兄步行罷。」錢子乾苦苦請梅小姐上馬，梅小姐只得上馬，跟著錢子乾緩緩而行。

到了一所絕大的莊前下馬，相遜至廳上，見擺設得極其雅致，兩廊放著許多弓箭刀石，梅小姐卻也不放在眼上。賓主相遜坐下，獻茶畢，錢家小廝掌上燈來。錢子乾進內一時，左右擺上席來，請梅小姐坐了客位，慇懃勸飲。梅小姐拿定主意，只推素性不飲，不肯多吃。酒至數巡，食供數套，錢子乾斟上一杯酒，滿面堆著笑道：「仁兄路途辛苦，今夜在小弟敝莊，不妨多飲數杯，明日路上不要飲罷。」梅小姐道：「承兄雅意，小弟實實不能飲了。」錢子乾見梅小姐十分不飲，只得開上飯來用了，撤席安置不題。看官，你道這個錢子乾真個要往惠州麼？爾不知這個錢子乾，真有潑天的家私，只有個毛病兒，專一喜歡男人的後庭花，家中許多美姬美妾，他見了就如眼中生出個針來一般，見了個少年子弟，不問白的赤的，便就一身都酥麻起來。正合著不才兩句詩兒道：

酒不辨清濁，花不擇好醜。

今日見了梅小姐這個天上有地下無的面孔，怎不令他魂兒死去半天？只是道路偶逢，又見梅小姐行裝炫耀，知非平常人家子弟容易到得手的，必須下段磨鐵成針的細嫩工夫，方有巴鼻。因黃漢說出要往惠州梅花村，他就趁勢說也要到惠州城外，思量在路上細細來纏他，不怕他不入吾彀中的意思，靈思猝計，也算一個偷龍陽的老手班頭。在梅小姐，因自家扮了個男妝，只道男人見了個相愛男人，就如女人見了個相愛女人一般，怪不得他親熱，絕想不到男人對男人還有個足令人骨醉魂銷的後路！故此慨然許他同行。黃漢又是個老實頭，故此主僕三人就到子乾家住了一夜。

次日起來，用了早飯，錢子乾換了簇新一套衣服，也帶個小廝牽馬，一個健僕挑擔，同梅小姐一行起程望惠州來。一路上把馬挨近梅小姐身邊，甜言細語親親熱熱的走，怎奈梅小姐終是個女人，見錢子乾涎著面親熱得不像樣，心中未免不好意思，把頭掉開，若不看見的一般，又時時叫黃聰貼近身旁走。故此，錢子乾雖心熱如火，總不敢多說一句心腹話兒。行了數日，已到三水，子乾忽又想到：「終日路上走，他的童僕緊緊跟隨，叫我如何開口？必須僱個七艙船來，有門有戶，又得終日促膝，方可乘空懇求。」想定計策，因對梅小姐道：「近日海風正大，僕人挑了擔兒走，十分辛苦，不如待小弟僱隻大七艙船來，船輕風緊，怕不一日走得兩三日的路程來，何苦在馬上受此風霜！」梅小姐想道：「若是我三個，走得快時，就八艙也好，今既多了這個姓錢的，一至船上就點檢不得許多，只是路上走的好。」因笑道：「兄長若怕風霜，請便！小弟是不怕風霜的。」錢子乾道：「小弟與仁兄情同骨肉，若仁兄有用得小弟著時，死且不避，何怕風霜？特念仁兄嬌姿貴質，受此凜冽，小弟心中著實不安耳！」梅小姐笑而不答，子乾無可奈何，只得跟了梅小姐走。梅小姐漸漸覺得他的心術不正，便或前或後，終日不與他交一言，正合著笠翁《採蓮曲》末一句道：「只許郎看不近郎。」

錢子乾見梅小姐揚著鞭，不瞅不睬，愈覺魂消意沮，漸漸茶不思飯不吃，一日甚似一日。不覺間又走了數日，子乾僕人道：「相公身子不快，今夜到了博羅，拈劑藥來試服如何？」子乾駭然道：「今夜就到了博羅？」驚得幾乎墜下馬來，因念道：「今夜若不老著面懇求，明日到惠州就要分散，我錢子乾這條性命就要斷送在他身上了！也罷，到了博羅，且在城外尋個僻靜店兒，遣開他的僕人，備些酒食，求他救救性命。他若不允，倚著我一身武藝，用強也要取他些滋味回去，庶免喪此殘生！」想定主意，就叫健僕前來，悄悄與他說明，教他如此如此。僕人領命，先去尋下歇店，回至街口接到店中，多把銀子與店家，辦了一個正席擺在梅小姐房中，一個副席擺在外面。梅小姐道：「兄長何故備此盛席？」子乾笑道：「與仁兄同行許多時，情同膠漆，明日弟要與仁兄分手了，故略備薄酌，與仁兄暢飲幾杯，小解離情。」梅小姐是個俠義女子，聞他明日要分別，也就和容悅色的道：「兄長明日要相別而行，則此酒還當小弟設來與兄長錢行才是。」子乾道：「吾二人雖形分爾我，而情實無彼此，何須說出爾酒我酒來！」說畢定坐而飲。

黃聰緊緊貼在梅小姐身邊，子乾顧小廝道：「外面還有一席，爾可邀黃管家也去相飲幾杯。明日一別，相見不知何日，爾等獨能忍然乎？」錢家小廝遂來扯黃聰去，黃聰道：「我要在此伺候相公。」梅小姐道：「既錢相公如此盛情，不可不去領了。」黃聰只得出來。子乾見僕俱去，笑吟吟道：「小弟不知怎的，自見了仁兄就如醉如癡，夜夜夢魂都纏在仁兄身上。」梅小姐見他說出這話來，只道被他識破自己是個女子了，把兩臉通紅起來道：「兄長敢是醉了？」

子乾道：「未飲心先醉。」說畢，斟上一杯酒來，奉至梅小姐面前道：「仁兄若肯相憐救錢子乾這條性命，請飲此杯。」梅小姐見他漸漸不雅起來，遂大聲叫道：「黃聰取茶來！」原來黃聰二人已被錢家小廝與店主商量，移席在對麵店裡飲酒去了，梅小姐連叫數聲，總不見答應。梅小姐焦躁起來，起身要出去道：「奴才怎敢連呼不應！」錢子乾急了，連忙出來攔住道：「仁兄可憐錢子乾特為仁兄相跟至此，今童僕皆往別店飲酒去了，望仁兄賜子乾片刻之歡，救此殘生！」梅小姐勃然大怒道：「爾放什麼屁來！」子乾情極了，見梅小姐已發了怒，因想道：「一不做二不休！」也不由得梅小姐肯不肯，一把向梅小姐身上抱去。梅小姐大怒道：「畜生何敢無禮！」一拳打來，撲的一聲，一個烏鴉曬翼跌出房外去了。梅小姐搶上前來踏住胸膛，撮起粉團般一個拳頭向胸前打下，就如八十斤銀錘也無這等利害。只一拳，打得錢子乾口吐鮮血，在地下雷一般的吼，卻再掙不起來。店主聽見消息不好，急叫四僕進來，黃聰忙扯開了梅小姐。錢子乾跳起來，羞變成怒，一個黃龍出洞，向梅小姐陰門裡鑽進來，梅小姐眼明手快，搭住他的拳頭，拽開腳向後一撲，一個燕子銜泥跌在地上，滿鬍子都是雞屎，連鼻尖兒也擦去了一大塊。店主見打得狠，恐怕打死人命，忙叫進伙家，把錢子乾扶出外面來勸道：「相公是個讀書人，又係同伴，怎好相打！」錢子乾羞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錢家二僕取巾與他拭去面上塵灰，抹淨血跡，收拾鋪蓋，算還店錢，連夜扶子乾上馬出店而去。正是：

漫擬後庭花下，恣意做個神仙。

怎奈主人不肯，一拳打破情圈。

黃漢問道：「怎麼就把錢相公打起來？」梅小姐微微而笑道：「可惡！這畜生敢走在我跟前無禮！」黃漢聞言，也就不問，取茶進來，安置而去。次日，算還飯錢，梅小姐出至店前上馬。

對麵店主走來，悄悄問這邊小二道：「昨夜打那姓錢的，就是這個小相公麼？」小二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店主把舌亂伸道：「這個小相公，花枝般一個人材，有這樣本事！把金剛般的漢子，就如打隻雌雞般，仰前倒後，招架不來，大是奇事！」梅小姐聞言，只是暗笑。正是：

黔驢雖大，卻怕於菟。斷喉盡肉，龐也真誤。

梅小姐主僕三人離了博羅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又行了一二日，不覺走到一個三岔路口。黃漢一時認不清楚，只得請梅小姐上馬，

在一塊石上，等個人來問問。不一時，見個老者，道袍竹杖，向山凹裡踱將進來，手裡拿著一枝梅花，口中念著蘇詞兩句道：「高情已逐曉雲空，不與梨花同夢。」黃漢忙向前鞠躬道：「請問仙翁，到梅花村從那條路去？」老者把手指道：「那凹上道去，就看得梅花見了。」梅小姐聞言，立起身來上馬。老者把梅小姐上下一看，舉手問道：「相公到梅花村何事？」黃漢道：「要到秋谷張太公府上訪個親眷。」老者復問道：「相公與秋谷是相識麼？」黃漢道：「張太公是我相公岳父。」老者聞言忙向梅小姐作揖道：「聞足下被督府監禁南海，幾時出了這個冤獄？」梅小姐摸頭不著道：「並無是事！」老者搖首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！請問足下高姓大名？」黃漢道：「我相公姓黃，名玉山。」老者道：「然則令岳非敝友張秋谷了，只是梅花村並無兩個張秋谷，敢是足下記錯了哩！」黃漢道：「那裡會記錯！去年四月間，我同相公曾在他莊上住了月餘才去的，他的太婆龍氏，好不仔細哩！」

老者聞言，執著梅小姐手道：「然則前月來的原是假的！足下來的正好，志龍有辨質了。且足下亦知令岳令正滿門遭慘禍乎？」黃漢初時，聞老者說逢玉前月到了，也覺歡喜，及聞張太公滿門遭禍，不覺失驚道：「張太公遭了什麼慘禍？」老者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請足下坐下，容老拙細述。」遂攜梅小姐席地坐下道：「秋谷是老拙好友，不合去年四月同足下到豐湖考詩，壓辱了何足像，氣死了何尚。足像憤氣不過，聽信饒有，交結了火帶山賊，欲來報仇。葉孝廉知了風聲，先用銀子賄賂了饒有，饒有遂攬撥足像放寬了葉孝廉，遍處來查足下蹤跡。查查去，查著了秋谷是足下令岳，尊正尚未過門。本年三月，遂引火帶賊到來，把家貲男婦擄掠一空，房子也放火燒了。六月，秋谷長男張志龍回來，上下去告，官府衙役都是受了火帶山賄賂的，那裡肯准他的狀子？前月來了一個少年，自稱他是黃逢玉，係秋谷的女婿，帶了志龍到軍門告狀，被督府說他交通瑤人，謀為不軌，即時打了二十棍，發在南海縣鞫訊。志龍逃了回來，昨日才到家。今早何足像、饒有統了四五十人到來，聲稱奉軍門命擒拿叛黨，把志龍捆住拷掠。老拙想道：軍門拿人何須用著爾這班無賴白徒？必是聞風報怨！因念敝友情義，進去代志龍折辨，怎奈他口口咬定足下大名是嘉桂、天馬賊黨，現在南海縣中供招明白，還要到軍門告老拙袒護叛逆，老拙只得走了出來。今足下到來就好與他辨質了。」

三人聞得逢玉被拷南海縣中，俱呆了一會，梅小姐問道：「志龍被捆在那裡去了？」老者道：「那班人還在村裡做飯吃，還未有解去，」梅小姐立起身來，向黃漢道：「且到村裡，問志龍個的實再處！」黃漢垂淚道：「是。」三人忙辭了老者飛奔進村來，走至破莊前，見五七十白徒，一個圈兒坐在一塊吃飯，中間放著一大鍋飯，志龍粽子般縛在破門限上。梅小姐看見，勃然大怒，喝令：「黃漢與我解下縛來！」饒有聽見，喝道：「誰敢動縛？」黃漢倚著梅小姐，那裡怕爾這般！竟來解縛。早跳起一個白徒，把黃漢一掌打了一交。梅小姐大怒，跳下馬來搶將前去，一手把他後領扭住，一手扯住他後褲，直托起來，向熱騰騰一大鍋飯內盡力一擲，一聲響亮，一鍋飯瀉滿一地，眾白徒一齊跳起來奔梅小姐。梅小姐拽開手腳，左一拳右一掌，打得一個落花流水。何足像見勢頭不好，一道煙先自走了。眾白徒見何足像走了，也一哄而逃。

梅小姐與黃漢三人趕了一回，轉到莊前，見一人跌折了腳，伏在敗籬笆下。黃漢扳轉面來一看，黃漢曾在棲禪寺院大石台下見過，還依稀認得，喝道：「爾可是饒有麼？」饒有跪下道：「好漢饒命！」梅小姐且教把縛志龍的繩子暫且縛住，我自發落。回至廢堂基上，志龍揮涕跪下道：「張志龍若不遇壯士，不知死所矣！請問壯士大名？」梅小姐忙扶住道：「既是貴姐令兄，便是我的哥哥，請起相見。」志龍起來拭淚道：「不識壯士何由知舍妹？」黃漢道：「這位是天馬山梅大王令姐梅小姐，係吾主黃逢玉第三房夫人，今日特來尊府尋我相公，同令妹東歸的。」黃漢說畢，梅小姐請志龍拜見，二人一齊拜下。拜畢，便兄妹稱呼，相對大哭，黃漢、黃聰亦哭。哭了一會，志龍遂把逢玉到來前後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梅小姐道：「黃郎既已誣服，料想有力無處用了，兄妹在此，徒作楚囚對哭，亦非了結。」因指著皮箱道：「此箱內有白銀千兩，奴本意帶回程鄉以奉公姑的，哥哥好同黃聰攜了此銀，連夜趕回省城，上下使用，免黃郎受禁子之苦。奴今即同黃漢回山，起大兵來，矢必踏平省城以泄奴恨！」說畢，將鎖匙交志龍收了。

志龍哭指饒有道：「賢妹，此個仇人就是引賊來害我一家的，當今如何發放？」梅小姐道：「這個易得。」隨吩咐黃漢進破室內，卷了衣服被帳應用之物出來，將外面籬笆柴草堆滿一室，取饒有到來跪下，拔出雪亮的劍來指定道：「我丈夫與爾何仇？我貴姐一家與爾何冤？爾乃起此惡毒，害得他家破人亡，該當何罪？」饒有叩頭討饒道：「都是何足像做的，不干我事。」梅小姐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事莫為！足像行惡都是爾這狗才引導，今日我容得爾，天理也容不得爾！」說畢，一劍揮為兩段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園曰：錢子乾被打，尚不失風流面目，獨怪饒有一味害人，以致被殺，不知所為何來！